

134

現代作家叢文

巴金文集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銅板書



巴金文集

現代作家叢書第六集

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反印

畫花

·現代作家文叢第六集·

巴金文集

初版一——一〇〇〇冊
定價國幣

著者 巴

金

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

主輯者 梅 林

發行者 春明書店代表人 陳冠英

發行所地址：
分店：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
春明書店有限公司
長沙南陽街中市

特約發行

南京狀元境聚珍書局
廣州光復中路二二八號東方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。

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

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。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。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，恐怕混同，要求改為今名。考慮結果，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，就決定下來。

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，其主要原因，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，損害了作家的版權，影響了作家的版稅。其次，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，不得作家同意，隨意竊編，隨意闕割；而封面的庸俗，印刷的惡劣，尤其餘事。但偏偏以「代表作」「傑作選」欺騙讀者。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，爲保障作家權益，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，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，同時代表作家版權，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。

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，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，有其歷史的原因，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。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，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，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「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了。自然，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，但事實會告訴他們，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，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。

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，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，應該親密地合作。因此，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。

前記

春明書店要求「文協」轉約幾位文藝界朋友爲他編選一套文集，我也是被約者之一。我不知別的幾位意見怎樣，我自己略加考慮，便答應下來。

我寫過幾十篇短篇小說，也曾刊印過十一個集子，但大半已經絕版。除了三四本較後的作品外，目前流傳的就只有幾本翻版書。雖然翻版者，編選者的人喜歡在書面上，用極大的字堂皇地印出我的筆名，並且宣傳地用「代表作」「傑作集」等等漂亮名稱來引誘讀者。可是文章被割裂，字句被刪節，別字、錯字、漏字充滿全篇，常常使我不敢讀我自己寫的東西。我的著作遭受編選、翻版諸專家的摧殘，不知道有若干次，現在我手邊就有八本所謂「巴金選集」之類的東西。更奇怪的是三、四年前，我在桂林買到一本叫作「驢」的短篇集，和一本薄薄的英漢對照的短篇小說「愛」。（都是上海報紙本。）封面上清清楚楚地印着「巴金著」三個字。然而倘使我的記憶不錯，我相信我沒有寫過那幾篇小說，我更沒有編印過那樣的書。

但我是愛惜自己的文章的。我不高興看見牠們被人糟蹋。現在我自己來編選「巴金文集」也無非想保存我的文章的真面目。而且我說句老實話，我選的也並不是我的「短篇傑作」，因爲我從沒有寫出過一篇可以稱爲「傑作」的東西。不過我的文章中沒有騙人的謊話，至少不會使讀的人受毒害。所以我毫不慚愧地從過去一堆作品中選出二十三篇來介紹給讀者。

目次

前記

第一輯

愛的摧殘

愛的十字架

狗

將軍

沈落

化雪的日子

鬼

窗下

豬與雞

第二輯

機械的詩

朋友

靜寂の園子

一二六

日

一二九

月

一三〇

星

一三一

雲

一三二

摩國外

一三四

第三輯

死

一三八

生

一四八

第四輯

盧騷與羅伯斯比爾

一五四

第五輯

給山川均先生

一六〇

第六輯

平津道上

一七〇

別桂林

一七五

第
一
輯

愛的摧殘

八月三日

西蒙尼到我家裏來，已經有一個多月了。

我看著她半裸着的身體，忽然感到一種憎厭。我想我爲什麼會認識這個女人，鼻子那麼高，眼睛那麼深陷，面頰並不十分豐腴，在她身上簡直找不出絲毫美點來。怎麼這樣的女人居然會成了我的情婦，我自己現在也回答不出這個問題。「去罷！我不要再見你了。」我很想這樣對她說。

我的眼睛貪婪地望著她的肉體，我的口終於不許我說那樣的話。

「你來的時候，被房東看見沒有？」我淡漠地問。

「沒有。」她對我微笑地說，臉上現出無限的欣慰的表情。「我走上樓梯時，腳步放得很輕，心裏很擔憂，怕看見那個老太婆的一雙兇惡的眼睛，天幸終於躲開了那老東西……哈哈！」

這個女人，她是一個所謂良家婦女，她靠著自己雙手作工度日，她寧願蒙羞恥辱被我的房東太太視作娼妓，天天晚上到我這裏來不要一點代價，把她的身子交付給我，到第二天早晨臨去的時候，除了說「再會」之外，還要說一聲「多謝！」但是我現在却要對她說：「去罷，我不要再見你了。」

她的熱烈的接吻和擁抱阻止我說出這句話，我終於沒有勇氣推開她。她又吻我的眼睛。我想她是要我不看見她。

的醜陋的面孔。我的眼睛直視着她的臉，一點也不閃。當她鬆開了手的時候，我忽然戲玩地問她道：

「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？」

「因爲我愛你，」她莊重地說，又把臉假過來，雖然還是一樣的混着脂粉的肉香，但我的激情已經死了。愛！什麼是愛？「我愛你，」她果真愛我麼？也許，但我果然在愛她麼？我曾經愛過她麼？我不再思索什麼，只是默默地冷淡地接受她的熱吻。

八月九日

她沒有說什麼，不過從她的眼光裏我看出一種責備的表情，她似乎怪我不該對她冷淡。我並沒有什麼表示，好像不知道的樣子。我們各人心裏都關閉着自己的祕密，彼此都不打開自己的真心。我們是戴着面具在互相欺騙。她說：「明天我不能來了，我要到鄉下去看我弟弟。」看樣子她很惋惜。

「不來也好。」我聳了一下肩，毫不關心似的。

「你……不再愛我了。」她忽然迸出這一句帶哭的話，於是傷心地哭起來。

我望着她，我看見她的脂粉狼籍的臉，我想說：「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。」但是我，這卑怯的，說謊的我卻撫着她的身子安慰道：

「我不愛你又愛誰？」

「不要騙我，你眼睛明明告訴我了，」她依舊悲楚地說。

不管我的眼睛告訴她什麼，我是不肯對她屈服的。我說謊就要說到底。

「親愛的，你們女人總是這樣多疑。你心裏明明知道我在愛你，口裏卻偏偏要說我在愛別人。現在我分明在你身邊。你還怕會把我失掉嗎？」我裝出笑容對她說了這樣的話。她似乎相信了，便止住了淚。那清明的但依舊帶着哀怨的

眼光定在我底臉上。這一次，卻是我用嘴去吻她的眼瞼，她的臉。她在我懷抱中用了感動的聲調喃喃地說着：「我多麼愛你，你就是我的生命……」

夜是非常靜寂，整個世界都死去了。屋裏抖着黯淡的灰白色的光。她的均勻的呼吸不絕地送入我的耳裏。她的身體在我的懷裏像一具死屍。我感到一種恐怖，一種憎厭。我想把她推下牀去，我的手一動，她的身子也微微抖動了。

「路易，不要拋棄我！」她好像知道我的動機似地低聲哀叫。我緊緊抱着她，並不說一句話。過了一刻她又安靜了。我知道她是在做夢，但我更希望我能夠知道在她的夢中我是怎樣地對付她……天保佑！希望她夢中的我不要比真實的我做得更殘酷。

她的呼吸一聲聲刺入我的心裏。灰白色的光似乎抖得更厲害，整個屋子好像都在動了。光呵，你為什麼不完全消失，讓黑暗到來，把這爲思念所苦惱着的我掩埋一夜！

八月十日

今天早晨，她六點鐘便去了。臨去的時候我給了她一張五十法郎的鈔票。

她接了鈔票，對他冷笑一聲，然後把他放回我的衣袋裏。她說：

「我不是爲這個來的，你知道我不是爲這個來的。」

「誰個女人不是爲了這個纔到男子家裏來呢？」這一句話幾乎脫口而出，忽然我瞥見了她的眼裏有明亮的東西。我這時纔記起來她的聲音是很悲哀的。我便咽住了未說的話。我默默地埋着頭，不敢看她一眼。這時候我內感覺是沒有文字可以形容出來的。

她嘆了一口氣，歇了一會兒，她俯下頭吻我的嘴唇，從她的眼裏落下兩滴眼淚到我的頰上。我想說什麼，但卻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。她慢慢地走出去了。

可憐的女人，你爲什麼要愛我？

我究竟愛過她嗎？究竟還能夠愛她嗎？這樣的問題時時來逼迫我，但我怕給她一個明確的回答，不過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激情是死了。

今晚上沒有了她，我覺得更寂寞。我起先想，不看見她那可厭的面貌，總可以過一夜安靜的生活罷。可是一到了她平時來的時候，而不見她來，我的心便開始煩躁起來。一切事都無心做，每聽見樓梯上有腳步的聲音，心弦便要震動一下，我屏住呼吸，靜候那聽慣了的敲門聲。然而這晚上門偏偏不響了，時間過得真慢。

我這一夜特別睡得早，枕上還留着她的髮香，一陣陣滾進我的鼻裏。我想安靜地睡一下，但她的影子不住地在我眼前幌動着。

「你不再愛我了，……親愛的，」似乎她還在這裏說話。

「你該可以讓我安靜地睡一刻罷，」我揮着手憤憤地說。

她的影子好像更逼近了。我不能忍受。

我不愛人，而我卻被人愛着。

八月十一日

在工廠裏心中特別煩躁，做填顏色工作的柔曼娜時時借故跑到我這邊來，總是含笑地找些話對我說。這可恨的小妮子她好像對我有什麼意思。和她開開玩笑不好嗎？我心裏這樣想，但我還紀念着我那忠實，可憐而又可厭的西蒙尼。

柔曼娜，我們所稱爲「南方小美人」的柔曼娜，是我過去時代的好夢中的仙女，我的初戀的對象。我還記得，不過是一年前的事，有一天早晨我比她先進工廠，我在她的桌上留下了一張字條：「我愛你，我想，你也愛我。那麼我們共同

來創造一個新生活，豈不是更好嗎？——路易。」

這個優女郎，她看了我的字條，竟然哭起來，她把牠拿給她的許多同伴看，從此我便做了她們談笑的資料。

我的初戀死了，差不多我的愛情也伴着牠死了。我只有恨，我恨一切的女人。

但我找着了西蒙尼，那忠實而可憐的女人。

我爲什麼要愛西蒙尼呢？我並沒有愛過她。直到今天在和柔曼娜的談話裏我纔發覺出來，我之所以找西蒙尼是對柔曼娜復仇。

我勝利了嗎？……不，柔曼娜不過是在譏笑我。當樓下燒火爐的青年上來的時候，她又到他那邊去了。我知道他近

來和她纏得很好，我看見他幾次送花給她。我還在影戲院裏遇見過他們幾次。

她爲什麼愛那人而不愛我？我有什麼不及他的地方嗎？……我在工廠裏的地位和工資都比他高。

我說，我討厭西蒙尼，而憎恨柔曼娜，但是我的眼睛却時時望着柔曼娜，我的心却時時想到西蒙尼。

下工的時候，柔曼娜和那青年並肩地走出工廠，我跟在後面，她忽然回過頭來，對我笑了一笑。我摸不着她的心思。

西蒙尼來得很早，她已經在我的房間裏等候我了。她非常親熱地和我擁抱，和我接吻。桌子上堆着她帶來的食物

和果品，食具已經安排好了。我們一面喫着，一面談話。她絮絮地敘述她的旅行和她的家庭狀況，我雖然應答着，但並不

注意地聽。我只知道她的寄居在孀母那裏的弟弟身體不十分好。

這晚上她似乎很高興，樣子也比較可愛，但我還明白地知道我並不在愛她。我究竟在愛誰呢？柔曼娜嗎？我的激情

死了，我的愛也死了。

對於西蒙尼，好像有一種義務把我們倆連接在一起，我不愛她，我想對她說：「去罷，我不要再見你了。」可是我

面又在接受她的擁抱和接吻。

在西蒙尼的眼光和舉動之上，我明白我是在被愛。我想我爲什麼不可以把我從前獻給柔曼娜的愛來給她呢？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柔曼娜得了我的愛，却把她當作毫無價值的東西一般地毀壞了。現在西蒙尼給了我她的那一顆誠摯的心，想換得我的愛，我却沒有什麼給她了。

我覺得我對西蒙尼犯了罪，因爲我並不會把真面目給她看。但我又怎樣能够把真面目給她看，告訴她我不愛她呢？我不能夠把那個不要一點報償自願將身子交付與我的女人推開。

我們倆緊緊地抱着，各懷着一種心思，黑暗壓下來，我們動也不動一動。漸漸地一切的思念都死去了。黑夜，我希望你永远統治着世界，不要讓我們倆再醒過來，醒過來發見彼此的眞面目。

八月十五日

我們的關係還是和以前差不多。她愈是和我逼近，我愈是遠離開她。她的熱情不住地向我進攻，我只是向後退讓。她這幾天的神情也有點特別。她有時候像是很快樂，向我敘說種種的計畫，或她的工廠裏面的事情，有時候又忽然傷感起來，獨自流淚不說一句話。

今天是禮拜日，她很早就來了。我們在家裏用過午飯後便同去V樹林遊玩。她的樣子很高興。

在地道車裏我們遇見了柔曼娜。我給她們彼此介紹了。她好像很注意柔曼娜似的。柔曼娜打扮得十分漂亮，對我特別親熱，她一個人談話最多，時而驕傲地瞞了西蒙尼幾眼。西蒙尼似乎躲在角落裏，不說一句話，有時偷看我幾眼，有時又偷看柔曼娜。我看見了這情形，却和柔曼娜談得愈加親熱，我還約她同到V樹林去。她謝絕了，說是有別的事情。她答應今晚到我家裏來看我。過了幾站，她便下去了。

柔曼娜雖然去了，但她好像留下了一個障礙在我 and 西蒙尼的中間似的，西蒙尼變得很憂鬱。她雖然和我靠得很

近，却似乎隔得很遠。她並不看我。我知道她在思索什麼。是柔曼娜的印象在苦惱她，但我拿什麼話向她解釋呢？我怕向她提起柔曼娜這個名字。

我還想像：要是柔曼娜果然和我們同去V樹林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。我不敢再想下去。

出了地道車站，我們雇了一部汽車，一直駛到V樹林。在汽車裏，她把身子緊貼在我身上，頭放在我領下。我抱着她，我覺得她究竟是我的人。我又捧着她的臉，在她的紅唇上用力吻了幾下。她不說什麼，從她的眼裏，我看出欣慰與感激。我自己也有點感動，但我還不能不想起柔曼娜。

樹林裏到處都是野花，草地上躺着一對對的男女。一條曲折的蔭路把我們引進樹林深處。西蒙尼很高興地牽着我的右手，我們穿進樹林，披開垂下的樹枝，踏着地上的枯葉走。非了一些時候，樹木漸漸稀落，非過這一片樹林，便是一塊斜坡。陽光從後面射過來，正被高大的樹木遮住，只露出些明亮的大斑點在青草地上。我們揀了一塊完全沒有陽光的地方坐下了，把帶來的點心吃了一點，又喝了些礦泉水。我看見旁邊有紫堇花，便把這小花摘了幾朵，給她插在衣襟上。她微笑着對我說了一聲「多謝」。我們相抱地睡倒在地上。

這裏是十分靜寂，只有幾聲鳥鳴可以聽見。偶爾有一兩個遊人走過，但都向前走了。有時還有幾聲笑語傳過來，但馬上就被風送到遠處去了，去到不可知的，渺茫的遠處。只有我們兩人還留着。這時候，我却不曾想到柔曼娜，我的眼睛眈眈地望着西蒙尼。她的面貌，她的身子，在這環境中好像有一種純潔的美。我覺得我的愛，我的激情又復活了。

她睡熟了，頭枕在我的身上，臉上帶着和平的微笑，胸膛微微地起伏着。看見她這樣子，我也感到一種欣慰。過去的一切煩惱都去遠了。我想從此以後，我們該可以把新生活建立起來。

回家的時候，我們都很像變成了新的人。我們都覺得快活。我知道她的高興的原因，但我還戲問她為什麼今天特別高興。她起先不答應，只是吻我。後來纔說是因為她知道我還在愛她。

「你們女人竟然把愛看得這般重要嗎？」我做出驚訝的樣子問道。

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溫柔地在我耳邊說：「愛是我們女人的生命，沒有牠，我們便不能夠生活下去。」

對於這一個誠摯而純潔的女人的自白，我找不出一句辯駁的話。忽然淚珠從我眼裏落了下來，我俯倒在她的懷裏。她用溫柔的手撫着我的頭，不住地說那一句在全世界的語言中找不出相當美麗的譯文的話：「Je t'aime.」（我愛你。）

「Je t'aime, Je t'aime.」我陶醉在這美麗的音樂裏，我忘了柔曼娜，忘了她今晚的約。

柔曼娜並沒有來，這是幸事。

八月二十四日

西蒙尼還是照常到我這裏來，可是我的感情又漸漸地變了。

柔曼娜和她的那個青年鬧翻了，便猛烈地向我進攻，我抵抗不住她的魔力。我的被西蒙尼喚起來的愛，喚起來的激情，又被柔曼娜拿去了。

我今夜回家很遲，因為和柔曼娜在舞場裏一直跳舞到一點多鐘。我把她送回家，然後纔回到自己屋裏。這晚上她第一次讓我狂吻她的香唇。她的確比西蒙尼可愛。這小妮子迷人的手段真不錯。

西蒙尼在屋裏等我，她還沒有睡。她並不問我到什麼地方去了來，只是默默地望着我。她眼睛裏充滿着哀怨。我自己慚愧地向她撒謊說，我被一個朋友邀了去商量一點事，他一定不讓我走，所以回來得很遲，使她等了這許久，很是不安。

她並不責備我，不過勸我以後不要回來得這樣遲，因為我第二天早晨也是要去作工的。我答應她以後不再這樣做。她好像安了心。我們並沒有再談什麼話，就睡了。

她還是一樣地愛我，可是我却不愛她了。她在我的懷裏只是一個陌生的人，我雖然抱著她，而我的心卻遠在柔曼娜的身旁。

八月二十九日

「路易，你不再愛我了，」西蒙尼含著眼淚對我說。
我低著頭不作聲，因為我實在不愛她。

「我知道，你愛她……是的，你愛她……但你多少不可以愛我一點嗎……我是多麼愛你！想想從前，」她抽泣起來，雙手搖著我的肩，哀求似地說，「不要拋棄我，我把我的一切都給你了……我沒有愛是不能夠生活的。愛就是我們女人的生命，我們的事業……把你的愛多少給我一點罷。」

我帶笑地拿下她的兩手，勸慰她說：「你們女人總是多疑的。我明明在你身邊，你却說我愛她。難道要我永遠和你廝守在一起，一刻都不離開嗎？我不過和她敷衍罷了。我愛的只是你。」我自己也知道是在說謊，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慚愧。我心裏在想怎樣纔能够離開她到柔曼娜那裏去。

她似乎不相信我的話，不過也不再說下去了。她還在抽泣。
今天雖是禮拜日，但我們並沒有出去遊玩，時間就這樣過去了。

八月三十一日

「你爲什麼一定要愛我？我在巴黎有那麼多的男子！我憤憤地對西蒙尼說。
「不要對我這樣說，路易，親愛的。」她捧了臉哭起來。

我大步在房裏踱著，頭很沉重。忽然我記起了柔曼娜的約，便取了帽子預備出去。
她跑過來跪在地上，抱著我的腿，「不要去，不要拋棄我……我，孤另另的……你的愛就是我的生命……無論你